

时政微纪录片《强军思想育新人》“爬冰卧雪 迎风向阳”篇背后的故事——

一名边防连长的心路历程

■本报记者 吴迪

零下35摄氏度有多冷？在去阿尔山前，我们摄制组一行人对此都没有概念。今年2月，我们带着时政微纪录片《强军思想育新人》拍摄任务，抵达阿尔山。刚下飞机，凛冽寒风迎面割脸，呼出的热气瞬间凝结成霜，我们第一次领教了北疆边关的严寒。

12年前，正是这个时节，习主席冒着风雪来到这里，看望一线执勤官兵。在机场，我们一眼就从接机的人群中认出了吴景伟。他就是当年那个站在习主席身旁、说话时有些腼腆的年轻战士，如今已成长为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某连连长。

吴景伟一米七多的个子，腰背挺得笔直，像一棵扎在雪地里的白杨。因常年戍守边防，他脸上皮肤粗糙，眼尾的细纹里镌刻着时光的痕迹。

拍摄的第一站，吴景伟带我们去当年他与习主席“相遇”的地方——大兴安岭深处的三角山哨所。车子缓缓驶离阿尔山市区，一头扎进茫茫林海雪原，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前行。40分钟后，我们到达了目的地。我们沿着习主席当年走过的58级陡峭台阶，登上海拔1000多米的三角山哨所。站在哨所高处，望着眼前的边关风光，吴景伟触景生情，回忆起12年前的难忘瞬间。

“当年合影时，由于我年纪比较小，一直紧张地向后躲。习主席两次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说‘小伙子，靠我近一些’。”说到这里，镜头下这位操着山东口音的边防连连长，眼神变得更加坚毅，“主席勉励我们，要牢记职责，再接再厉，为祖国站好岗、放好哨、守好边。这些年，习主席的话一直刻在我的心里，深深激励着我。”

从一名普通战士，到保送陆军步兵学院，再到毕业后毅然选择重回阿尔山——吴景伟从没忘记习主席的殷切嘱托。今



时政微纪录片《强军思想育新人》“爬冰卧雪 迎风向阳”篇海报。

节目组提供

年是他扎根阿尔山的第13年。在他心里，阿尔山早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。

拍摄的第二站，吴景伟决定带我们和连队战士们一起踏上巡逻线，寻找边防界碑。那天雪下得很急、很大。刚一上山，老天就开了一个玩笑——原先晴空万里，转眼间阴云密布。无人机视角下，茫茫白雪中只见几个黑点在缓慢移动。

急促的风雪抽打在脸上。吴景伟打头，我们踏着齐腰深的雪，艰难地行走在山脊线上。突然，一名新兵喊了一声：“连长，雪太大了，我看不清路！”吴景伟立马一把抓住他，提醒大家“手拉手”。原本左右摇摆的队列，变成了紧紧相连的一条线。

恶劣的天气让拍摄进度变得迟缓。拍摄结束，吴景伟顾不上自己还在感冒，只催促大伙儿赶紧上车暖和暖和。

回到连队，我们观摩了一场演练活动。“值班室注意！丰产沟方向发现可疑迹象，建议无人机从哈拉哈河岔口开始逆向搜索。”吴景伟拿起对讲机，下达的指令简短有力。值班室立即响应，派

出无人机进行搜索。现场紧张有序，官兵斗志昂扬。

演练结束，吴景伟向我们展示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。本子已被翻得起了毛边，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数据——这是他多年野外蹲守时记录的。他总结出一套独特的“脚印判读法”，仅凭雪地里留下的脚印，就能推算出对方的身高、体重，甚至步态特征，从而锁定嫌疑人。如今，这套方法已形成教材，被推广至全旅学习使用。

离开前，我问他，这么多年，觉得苦吗？他搓了搓那双满是冻疮疤痕的手，笑了笑，没有直接回答。他望向远处的哈拉哈河，说：“习主席当年顶着凛冽寒风，同我们一起站岗。他来过这里，心一直和我们在一起。这里的风雪，就是我人生的最高荣誉。”

那一刻，我分明看见了他眼里的光。那道光，穿透了林海雪原的风雪，温暖而坚定。

回程车上，暖气吹化了领口凝结的冰碴。雪还在下，来时的车辙已被埋了

大半。

我翻开采访本，想记点什么，笔却停住了。那句“这里的风雪，就是我人生的最高荣誉”，如一颗石子投入心湖，泛起层层涟漪。

12年，年轻的战士成长为一名边防连长，一句嘱托长成了信仰。这些年，吴景伟把自己钉在了北疆的风雪里。风雪吹白了眉发，却吹不凉青年官兵心中的一腔热血。

（作者系《强军思想育新人》“爬冰卧雪 迎风向阳”篇主创人员）



扫码观看时政微纪录片《强军思想育新人》“爬冰卧雪 迎风向阳”篇

经典军事电影《海鹰》讲述人民海军鱼雷艇的战斗传奇——

银幕之外的深蓝记忆

■胡 薇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许多父母给自己的子女取名“海鹰”。这股热潮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源自一部当时风靡全国的军事电影——《海鹰》。这部电影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，反映了海军官兵英勇顽强、敢打必胜的战斗风采。1959年，这部电影作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片上映，“泰山，泰山，我是海鹰”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台词。神勇矫健的“海鹰”，成为那个时代人民海军的鲜明符号。

这部电影男主角的人物原型之一，是毛泽东同志曾亲自接见的战斗英雄张逸民。他是人民海军第一代鱼雷艇艇长。电影《海鹰》的主要情节，就是依据他的传奇海战经历改编而成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国民党海军舰艇频繁骚扰我沿海地区，破坏渔业生产，威胁海上航运安全。鱼雷艇以其小吨位、高速度的特点，能够在局部海域迅速部署，执行侦察、巡逻和打击任务，成为人民海军近海防御的尖刀利刃。

1955年1月10日晚上，张逸民所在的鱼雷艇大队，奉命在海上执行伏击任务。在长时间的潜伏等待后，敌军“太湖”号护卫舰进入了伏击海域。就在我编队准备发起攻击时，出现了一个意外状况：编队中两艘鱼雷艇因风高浪急，未能及时跟上，只好被迫返航；海战场上只剩下张逸民驾驶的102艇和另一艘101艇。

一艘鱼雷艇，一次战斗会配备2枚鱼雷，同时发射进行打击。然而，在攻击时，张逸民所在的102艇，只有左管鱼雷发射出去，右管鱼雷却成了哑雷。这是张逸民此前从未遇到过的情况。

张逸民与艇员迅速进行排查，发现是海浪太大，海水灌进了甲板上的鱼雷管，导致送药器发生故障。他们迅速更换了鱼雷送药器。然而战机已逝，敌舰“太湖”号趁机溜走了。

返港后的敌“太湖”号护卫舰，将航行中发现鱼雷火光的情况上报给了指挥



所。国民党军又派出了“洞庭”号炮舰出港查看情况。我雷达发现其踪迹后，指挥员命令鱼雷艇编队前往攻击。张逸民得知情况后，主动请战。指挥员一开始考虑到他所在的102艇只剩一枚鱼雷，航行时会造成艇身失衡的情况，便拒绝了这一请求。可张逸民再三恳请，指挥员最终同意了。张逸民驾驶102艇出发，迅速追赶我军两艘先导艇。然而，到了集合地后，他却没有发现两艘先导艇的踪迹。

原来，海军雷达站发现，在前往攻击的航道上，有国民党军的扫雷舰正在巡逻。指挥所便通知编队撤回，但在风浪中疾行的张逸民未能接到这个命令。

彼时，作战海域的风浪愈发疯狂，鱼雷艇高速行驶在海面，撞起高高的海浪。一个接一个的浪头打在艇员身上。张逸民没有退缩，他要和102艇的战友一起，带着仅剩的一枚鱼雷，向敌人发起攻击。

苍茫的大海上，张逸民借助微弱的月光，发现海面泛起的一条光带上，出现一个黑点。他当即判断，那应该就是目标！在距离敌舰2海里时，张逸民确认那就是国民党海军的舰艇。加速靠近敌舰到仅0.5海里时，水手长提醒张逸民可以发射

鱼雷了。但他没有发射。这么近的距离，如果再不发射鱼雷，102艇很有可能会撞向敌舰。作为艇长的张逸民当然清楚这是一个冒险的举动，但他更清楚，只有一枚鱼雷的他们没有退路，两船靠得越近，敌舰越难规避，鱼雷命中率越高。所以，他选择继续逼近。直到距离“洞庭”号约200米时，张逸民才按下发射按钮。

几秒钟后，张逸民看到敌舰上出现了闪亮的白点，紧接着是数米高的水柱。火光吞噬了舰体——命中了！由于距离太近，爆炸冲击波将102艇甲板上的玻璃全部震碎，6名甲板人员瞬间耳鸣失聪。张逸民命令102艇迅速掉头，快速撤离。

就这样，102号艇官兵冒着与敌舰同归于尽的危险，以单艇独雷，在大风浪中击沉吨位远超自己的敌舰“洞庭”号，书写了海战史上的英雄壮举。

3年后的“八·二四”海战中，张逸民又带领艇队在岸炮部队的配合下，在金門料罗湾外海，击沉国民党军坦克登陆舰改装的“台生”号大型运输船，重创敌“中海”号坦克登陆舰，取得胜利。

电影《海鹰》将这两次战役合并，进行了艺术化加工。电影里，909号鱼雷艇

在“鬼屿”伏击，用最后一枚鱼雷击沉了敌舰“中正”号，成为影片中的战斗高潮。

1958年9月1日，张逸民率领鱼雷艇部队作战时，由于遭遇恶劣天气和极端情况，所在的鱼雷艇沉入大海。电影中，主角张敏在909号鱼雷艇沉没前，组织艇员降下国旗，与鱼雷艇告别，跳海求生，在2天2夜后获救。现实情况比电影情节更为惊险。当时海浪滔天，落水的张逸民与战友命悬一线。得知情况后，原东海舰队福建前线指挥所迅速发出急电，命令快速搜救落水人员。获救的张逸民和战友被迅速送往厦门救治。

在为他们更换衣物时，战友们在张逸民的口袋里发现了一份被浸湿的遗书。时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、海军厦门前指司令员的彭德清看到张逸民写着“青山处处埋忠骨，何须马革裹尸还”的遗书时，不禁潸然泪下。被抢救过来的张逸民说：“这都是给家里人说的话，现在活过来了，销毁吧。”彭副司令员说：不能销毁，要给部队全体指战员看，让大家知道什么是革命军人肩负的责任和保卫祖国的决心。正因如此，八一电影制片厂以张逸民为原型之一，拍摄了电影《海鹰》。

2016年，张逸民与世长辞。张逸民生前所在部队如今装备了更加先进的导弹快艇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。鱼雷艇部队“忠诚骁勇、灵活机动、敢打必胜”的战斗精神，早已融入官兵的血脉，沿着一艘艘舰艇的航迹奔向远海大洋，奔向新的胜利。

左上图：电影《海鹰》海报。

资料图片



扫码观看电影《海鹰》背后的海战传奇

今年的5月4日，陆军宣传文化中心在新媒体平台发布AI微电影《青春的远征》。影片讲述了长征路上4位年轻官兵，以坚定信念和无畏勇气，战胜漫漫征途的故事。作为主创人员，回想创作过程，我们有许多难忘的经历。

为迎接五四青年节，我们计划制作一部微电影。主题如何定？剧本如何写？我们一直在思索着。一个偶然的机，我在大渡河畔采访时，听到了一个感人故事。强渡大渡河前，营长选定了16位勇士。就在队伍快要出发时，时年16岁、入伍未满1年的新兵陈万清，哭喊着非要参加突击队不可，最后得到批准，成为第17位勇士。

他的故事，让我想到更多年轻红军官兵的故事。长征，是一场青春的远征。上个世纪的“00后”“10后”，甚至“20后”，用青春的信仰与朝气，如炬火般，燃烧并照亮了漫漫征途。

于是，我们决定将影片主题确定为“青春的远征”，开始了剧本创作。“绝命后卫师”师长陈树湘，断肠明志壮烈牺牲之时，年仅29岁。陷入绝境，吹响冲锋号与战友一起跳崖的司号员何步荣，以及用生命为突破腊子口打开胜利之门的苗族小红军“云贵川”，当年都是十几岁的年纪。我们希望通过讲述这几个故事，阐释那一代青年人，以理想之火照亮万里征途的凌云壮志。

当“全剧终”为剧本创作画上句号时，距离预定的影片发布档期，只有短短一周时间。如何把一个个字符转换成一帧帧画面，这个难题摆在我们眼前。

相比实景拍摄、真人出演的大投入和长周期，AI视频制作的低成本和高效，表现出极大优势。为弥补技术和经验上的不足，我们与驻地某工作室联合，共同创作。

人物造型的设计是一道难关。在战斗中幸存的陈万清和何步荣，可以参照其老年时期的照片用AI技术还原年轻时的容貌。但陈树湘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，只有根据战友口述和历史资料复原创作的画像、雕像。“云贵川”只有一些回忆录中留下的片段信息。为了生动再现他们的容貌，技术团队使用数据分析软件，抓取并筛选海量信息与AI生成技术结合，逐个细节推敲、修改。最终方案中，陈树湘的坚毅决绝、“云贵川”的娃娃脸，都具有辨识度和记忆点。

90多年过去，曾经的战场早已换了新颜。AI技术可以帮助解决场景还原的难题。输入相应场景影像资料或文字描述，AI便可以智能生成战争场景。湘江的浴血奋战、困牛山的生死诀别、大渡河的波涛汹涌、腊子口的陡峭绝壁……每个场景都惟妙惟肖。

不过，AI生成视频的不确定性，也让人难以把握。我们本以为将人物造型、场景描述、条件设定等一项不落地输入，就能生成理想中的视频片段，却不料，AI消耗大量算力与积分，拿出的产品品质如同开盲盒一般难以预料。

以“云贵川”抱着一捆手榴弹从高

用AI再现『青春的远征』

■张旭航

崖跳下的一幕为例。起初生成的画面中，手榴弹后盖是完好的，是个明显的穿帮镜头。我们加入“拉弦”的描述指令后，AI却生成了带有数米长火弦的画面，又或拉弦就拉出爆炸火光。对此，我们几经修改，都难以如愿，最终只能用一个远景来代替特写。

影片的最后，我们通过虚实结合的方式，用“彩蛋”的形式讲述了4个故事在新时代的影响和英雄精神在当代的传承。

历史与现实的映照，产生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。影片中，老年何步荣拿着那把军号，对如今的青年说：“当年我们吹响冲锋号，不是去冲锋，而是去牺牲。”那场景，感人至深。

“这才是AI的意义”“沿着英雄的足迹，走好我们的长征”……看着网友留下的一条条评论，我们更加坚定，这样的创作之路是可行的。与伟大的长征相比，我们的付出微不足道。有幸的是，我们能在新时代的叙事架构中，运用前沿技术为那团“青春的远征”写下自己的微小注解。

我的放映员岁月

■王争亚

20世纪70年代，我曾在部队当了5年电影放映员。时隔近50年，回想起当放映员的岁月，我依旧感到是那样的美好，心中充满对往日时光的留恋。

那时我所在的部队，是一个步兵团。当时团里挑选放映员，要求不仅要具备无线电力方面的基础知识，还要会写、会画、会讲普通话、会教唱歌曲。高中学历的我，物理课基础知识还算可以，学生时代曾是学校的业余文艺骨干。于是，我被调到了团政治处电影组，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。接到通知那一刻激动的心情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
那时，看电影是官兵非常向往的一种文化娱乐方式。当上放映员后，战友们经常问我：“晚上有电影吗？”只要一说晚上团里要放电影，大家就会像过节一样兴奋不已，白天的训练都会格外卖力。那个年代，电影多是露天放映。晚饭之后，大家就会热切地期待排队值班员吹响集合的哨音。各连喊着嘹亮的番号，迈着整齐的步伐，行进到电影放映场地。到达场地后，连与连之间便展开了此起彼伏、一浪高过一浪的拉歌比赛。

每当晚上有电影放映任务，我们电影组的人员就会格外忙碌。那时的影片，都是通过铁路运输传递过来的。上午，我们要骑着自行车，到10余公里之外的火车站取回影片。影片取回后，我们还要检片、倒片，对放映机精心擦拭、维护、保养。我们一丝不苟

地做好每一件事情，生怕因某个环节疏忽而影响晚上的放映。那个时期，电力供应短缺，部队所在地区经常停电。我们还要对自备的小型发电机进行检查、调试、加油。

放映员说是个技术活，实际上还是个力气活。每次放映前后，我们都要来回搬运大大小小的10来件器械设备。尤其是那台100多斤重的发电机，从运输工具上搬上搬下，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但一想到能给战友们带来欢乐，我们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。

后来，我所在的部队赴某农场执行军农生产任务，电影放映条件和营区相比更加艰苦。农场区域很大，部队都是以营为单位集中居住。每个营距离团部少则十几公里、多则几十公里。所以电影放映是以营为单位组织的。我们电影组需辗转各营区进行轮番放映。过去在营区一场就可以放完的影片，在农场要放映三四场。那时，农场全是坑坑洼洼的土路。尤其是雨后，汽车行驶很容易打滑，有时还会深陷泥潭中。接送我们往返的交通工具一般都是农场的拖拉机，行驶途中十分颠簸。为了防止机器被震坏，我们会把相对精密一些的设备抱在怀里。露天放映最担心的就是下雨。一旦遇雨，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护好放映设备。只要机器不受损，自己即便全身淋透，也无怨无悔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。屈指算来，自己离开放映员的岗位已快50年了。但从事电影放映工作期间所经历的一切，会像老电影一样，时常在我的脑海里回放，成为我难忘的军旅记忆。